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全民
阅读
精品
文库



郑局廷中篇小说选

眼缘

郑局廷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郑局廷中篇小说选

眼缘

郑局廷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缘：郑局廷中篇小说选 / 郑局廷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71-1700-1

I. ①眼…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2878 号

出版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美术编辑：张美玲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编：100037

电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171-1700-1

目录

眼缘 /1

天吻 /61

靠山 /107

茶趣 /153

背西瓜 /199

A rectangular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surrounds the title text.

眼 缘

—

在宁阳市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苏鸿明郑重宣布了省委决定：宁阳市委书记武国华被任命为玉都市委副书记，提名市长候选人。

瞬时，会堂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市长黄新明也在主席台上，和武国华分坐在苏副部长两边。他扫视台下一眼，看到好多干部并不是那种真心实意的欢迎和祝愿，而是表现出一种舒口气、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宁阳人真是精明到家了！”他在心里喟叹道。

苏副部长例行公事地对着文稿照本宣科，甲乙丙丁戊地概括归纳起武国华的优点和特长。从“政治立场坚定”讲到“大局意识很强”，从“工作作风扎实”讲到“工作政绩突出”，从“作风民主”讲到“廉洁自律”。在苏副部长的讲述中，武国华俨如一足赤足纯的“完人”。黄新明越听越像在宣读一篇永垂不朽的“悼文”，只是致辞的苏副部长语音没有那般低沉和怨伤，而略显张扬和高亢。

听过了太多的这种廉价贬值的赞扬，黄新明感觉很乏味，思绪不自觉地飞往别处。在恍惚之间，荷包里的手机剧烈震动起来，他悄悄掏出手机，在屏显上看到有短信进入的提示。他偷偷地打开收件箱，看到号码就知道是副

市长贾林丰的，往下瞅，十二个字赫入眼帘：“十点钟顺舒公司发生第五跳”。他的头霎时懵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呢？他起身来到主席台右侧的音控室。本来，省委组织部领导在讲话时他是不能离开主席台的，否则显得对掌管自己政治生命的人不尊重，何况主席台上只坐着三个人。但是，情急时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回拨贾林丰的电话，响了几声，贾林丰才接，抢问道：“黄市长，您有什么指示？”他冷峻地说：“当务之急是要尽可能地控制知晓这件事的范围。”贾林丰说：“目前只有几人知道。”他接着布置道：“‘五连跳’传出去被媒体炒作，对宁阳不利，对顺舒公司更不利。得想办法化解。”贾林丰赶紧问：“您明示，我该怎么去化解？”他心里有些窝火，像处理这种事情，我能说出明确意见吗？你作为分管工业的领导，按照上司的暗示去做得了。不出问题皆大欢喜，即便出了纰漏，上司可以为你担责为你开脱。你怎么能让领导明示呢？再说，高明的上司此时只能说说原则意见，怎么会给你明确指示呢？虽然心有不满，但他不能表露出来，因为这件事还得靠贾林丰去运作。他含糊指示道：“按有利于顺舒公司发展的思路处理吧，该变通的要变通。”说完，便挂了电话，悄悄溜到座位上坐下，再迟一点，苏副部长讲话完了，环顾右边座位空着，心里说不定会多恼怒咧。

苏副部长对武国华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褒扬终于收场，随着“谢谢大家”的结束语弹出口腔，会场内没有大家期许的那种热烈和潮动，只有几拨稀稀落落的掌声。黄新明隐隐感到，这稀稀拉拉的掌声并不是给武国华的，兴许是对苏副部长将近半个小时拼命鼓聒的勉强回应。想到这里，黄新明的心里流过一阵快意。

接着轮到武国华作“辞别演讲”。武国华站起身，挺直腰板，双手食指紧贴裤缝，毕恭毕敬地给台下的人鞠了一躬，不是应付似的不得已的弯腰，而是那种庄重而虔诚的躬身行礼，且时间达十秒之久。黄新明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下曾经的“班长”，看在眼里，想在心头，暗自发问：昔日的那股子飞扬之气和跋扈之态呢？冬天的僵虫要经过几个月的冷冻和蜕变才把自己的那股活气和张力蜷缩在躯壳之中，而武国华只有几天时间就摇身变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不怪世上有“变色龙”之说。细细一想，黄新明觉得武国华应

该收一下翅膀、夹一下尾巴，不然，他何以能在宁阳的全体领导干部民主推荐中获得九成以上的得票，顺利从副厅提拔为正厅，并且得以重任？本来，直管市的市委书记只要在任不出大乱子、不闯大豁子，平平稳稳地干上三年，就能提拔。在武国华之前的五任市委书记，都是干满三年后，两任直接提任到大市做市委书记，三任提拔到大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而那五任书记都在其任上做出了不菲的业绩，创造了宁阳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不然，宁阳不会有如此好的基础和局面。武国华是第六任市委书记，也是做得最差的一任书记，不仅没让宁阳继续走向辉煌，相反是“半夜玩龙灯——越玩越转去”：全国“百强”县市玩丢了，全省县域经济首强玩退了几位。按理，武国华根本不能提拔重用，但是，武国华占据了直管市市委书记这个位置，想不提拔都难。因为直管市市委书记职位是升迁仕进的最佳平台，也是向省辖市输送主职领导的特别通道。这些年来，从直管市调任出去的市委书记，能力卓越、政绩卓著，在所在地评价颇高。省委更加坚定提拔重用直管市主职领导的决心。武国华在宁阳工作三年多一点，虽然能力一般政绩平平，但省委还是依照提拔惯性委以重任，当省辖市的市长职位空缺出来后，把他作为后备人选，派省委组织部前来考察。在考察中，先进行民主推荐，武国华得了超过九成的票，可见呼声颇高。在个别座谈中，按理宁阳的干部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组织反映武国华的政绩平庸和能力低下，但他们都像得了某种命令似的，当着省委考察组，众口一词地恭维武国华品德好能力强。后来，黄新明才悟出了宁阳人的用心良苦：如果大家普遍反映武国华无德无能，那么武国华将继续执政宁阳。与其让一个平庸之辈领航宁阳贻误宁阳发展，弗若顺势而为推其离开。所以，宁阳的干部用了“捧杀”而非“棒打”，其结果是“抽屁股一掀，送‘瘟神’离去”。武国华身为官员，总要执掌一个地方。宁阳人觉得，在这个前提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只能改变的就是结果：只要你武国华不留在宁阳，随便你贻害哪里与我何干？

宁阳的干部终于如愿以偿，他们躲在下边偷着乐咧。

虽然宁阳人心机过重不太厚道，但是，武国华却从中讨了大好，拣了大便宜，他的政治仕途不仅没打盹受阻，反而向前迈进一大步。武国华呀武国华，你在宁阳的党员领导干部面前，光有这恭恭敬敬的90度鞠躬远远不够，

你应该三跪六揖九叩首才能表达你的谢意咧。没有台下这些领导干部的抬举和恭维，玉都市政府首脑的乌纱能扣到你武国华的头顶之上吗？黄新明很不屑于武国华做这种虚情假意般的致礼，好像只有规规矩矩地跪拜，自己心里才平衡。

名曰平衡，其实不过是心头怨愤的暂时消退。这一时半刻，心里怎么能平静下来呢？前几天从省上传来消息：武国华提拔调走，自己从市长转任书记。发布消息的渠道还挺靠谱，说得似乎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在今天的领导干部大会上，却只有武国华的提拔和免职任命，而没有宁阳市委书记这一职务的任用。按道理，应该是一免一任，自然衔接，皆大欢喜。怎么发生与传说中的变卦呢？是突生变故，宁阳市委书记另调人来？还是时机不到，压一阵子再任命呢？黄新明的心悬得老高，怎么也不能够平复下来。

武国华的身子终于绷直，缓缓坐下，双肘支桌，用眼光扫视会场一圈，没看讲稿，也没瞧笔记本，清清嗓子，声洪嗓大地即席“告别演讲”起来。黄新明听着听着，又依稀听出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意味和唯我独尊的语气。“江山易改，官腔难变”，宁阳人对武国华的总结真是到位呀！什么时候，武国华都显得那么自信、那么霸道、那么目空一切，在这个本该谦恭顺首低声屏气的场合，他却高腔高调毫不收敛，夹了小半刻的尾巴，还是藏不住露了出来。

这副样子，黄新明看在眼里，恶在心头。多大的一点官呢？话说得极慢，字咬得特紧，调拖得老长，像某位大首长参加奠基仪式宣布项目开工一样。那种场合，一句话的事，大首长必须拖腔拉调地说，体现出一种气势和气魄。而你武国华在宁阳党员领导干部面前作卸职演讲，怎么能生搬硬套那种腔调呢？

黄新明听着，满是鄙夷。心想，宁阳的党员领导干部真是瞎了眼，几乎全票地推举武国华提拔仕进，在即将作别之时，还要忍受他的张狂、高调和颐指气使。而一贯谨慎、低调、务实的自己不仅没有随同宣布，接任市委书记的事也许出现了变数，政治前途也变得黯淡起来。他有些焦躁地挪动一下身子，屁股底下似乎火燎一般，让人坐不住。如果这一次不能顺利接任书记，继续留级当市长，窘境难堪，何以立身？宁阳的干部会怎么看？朋友、

同行会怎么看？当前中国的这种市级政治格局，大凡一把手书记调走，不出意外，一般都是市长接任，既体现干部的任用惯例，又照顾工作的连续性。倘使自己这次不能接任，当属“特例”之一，那就验了流传民间的那段脍炙人口的顺口溜：“书记升迁去，市长不能提，要么人品低？要么缺能力？要么养小蜜？要么廉洁出问题？若是关系没处好，十足一个大傻逼。”应该说，自己不是那种逐名逐利、贪慕虚荣之人，不说完全淡泊名利，但起码在这个问题上看得较开，可能是受“生死由命升贬在天”的思想影响太深，总觉得只要凭良心把事办好就行了，提拔仕进是组织的事，即便不提拔，为老百姓做了事良心也安逸了。但是，当与众不同的清高受到浓浓世俗的纷扰，冰清玉洁的脱俗遇到滚滚红尘的包裹，你有再高尚的想法和品质也会遭受涂炭和辱没。何况，那些想法都是自己一个人独处时滋生的想法，没有伤及你的切身利益，触及你的灵魂深处。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当你身临其境地经历你上我下、你升我降、你尊我卑的残酷的官场竞争时，你才感觉到那些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简单、多么不切实际。

黄新明收回眼光。再不敢瞧会场下边的那些干部，仿佛他们审视的眼里，透射出疑惑和不解的眼神，异样而刺人，像一道道皮鞭抽打着他的身体。“市委书记升迁走了，黄市长为何不能顺势而上？”“黄市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考察时我们那样抬举他，算是白白浪费了我们的一番口舌。”……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家长面前，家长没打没骂，只是拿眼睛盯了一眼，但孩子感到比骂几句打几下还要难受。

“我在宁阳工作了 1345 天。”武国华突然变调，语气变得沉抑而低缓，好比一个初学小提琴的人突然从高音区滑向低音区，有些刺耳和滑稽。“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始终会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150 万善良的宁阳人民将是我永志不忘的再生父母。在座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你们培养了我，是你们包容了我，是你们成全了我……”武国华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眼里滴出了豆大的泪珠，他没去擦拭，任泪珠在面颊滚过。

会场里气氛骤紧。

人之将走，其言也善。看来大凡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情急之时，稍一触碰，就会表现出柔弱之举和人性之美。搭班子共事三年，黄新明

第一次看到“班长”武国华如此真心、如此动情、如此流泪。真情是装不出来的，眼泪是挤不出来的。这样看来，武国华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省委组织部的考察组面前没有推荐自己作为他的继任者呢？

想到这个问题，黄新明感到纠结。前不久，省委组织部考察组来宁阳考察，走了几天后，省里就有人向他透露：武国华向考察组没推荐你作为继任者。他当时听了很感吃惊，不太相信。和武国华之间的配合虽没达到默契之程度，但也称得上是合作愉快。作为搭档和副手，他尽量内敛低调，尽量维护一号的权威，尽量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尽量按市委的决策也就是按一号的意图和思路去抓督办、抓落实。

他素以实干精神强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而著称，三年前从边远县委书记调任宁阳做市长以来，全力以赴落实市委决定，尽职尽责地处理政府事务。不可否认，武国华在工作中很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他心里厌烦得要命，但他只在心里谴责而已，从未把它说破而影响关系。因为他知道，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和“二”看似挨得挺近，亲如弟兄，但却有天壤之别：“一”可以发号施令，“二”只能执行号令；“一”是决策人，“二”是落实者；“一”是主体，“二”是附属。何况初入仕途，他的启蒙老师曾告诫过他：“好打架的狗子没一张好皮，其后果是两败俱伤”；“副手比一把手更难当，最需要的是忍让和宽容”；“一、二把手闹矛盾，上级组织多是听一把手的，调二把手走”。所以，为了顾全面子，保持和谐，他有些委曲求全，有些苟且偷安，有些丧失自我。他什么办法呢？组织安排他是书记你是市长，那你就得无条件服从这种安排。不然，别人会指责你乱伸腿咧。

为了应付武国华的“形式主义”，他该做了多少违心的事；为了成全武国华的“面子工程”，他该签批市财政投进去多少瞎钱。他怎么也不相信武国华在关键时刻做出这种小人之举。一般来讲，书记市长之间，只要不是立场相左、有原则分歧，或是撕破脸皮、矛盾公开，或是身陷派系争斗关系无法调和，书记临走之时，绝对应该推荐市长接任。推荐市长接任有几条好处：其一，表明你所领导的班子团结和睦。其二，顺水推舟落个顺手人情。其三，没有人能够保证任内没有遗留和隐患，擦屁股的事由接任的市长去做

最为合适。武国华是聪明绝顶之人，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为了求证这件事的真伪，他专程驱车省城，和那位朋友共进午餐。他问：“考察干部这么隐秘的事，怎么传到你的耳里？”那位朋友说：“原来最给人神秘感的是研究干部调整人事，现在最不隐秘的也是这个东西。会上还在汇报考察情况、研究人事任免，会下就已经有人知道结果了。信息时代嘛！”他不甘心地再问道：“既然他不推荐我，总有他不推荐的理由吧。”那位朋友笑道：“当然，只是你听了别受打击，武国华说你‘过分呆板不善变通，过分原则不讲灵活，不具备做一把手的气质和胸襟’。”听完这席话，他彻底相信了，因为这些话是武国华在班子会上挂在口头经常教育大家要解放思想、变通政策的“语录”，一般人是编都编不出来的。

他只能闷在心头苦笑。

二

领导干部大会十一点多钟才散，黄新明本打算召集四大家领导为武国华举行一个简单的茶话会，大家伙聚在一块，送一番祝愿祝福，说几句离别感言。可玉都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以及组织部长一行数人已经恭候在酒店，像迎娶“新娘”一样浩浩荡荡来接武国华到任。按照省委组织部统一安排，玉都市那边已经下发通知，下午三点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武国华的任命，苏副部长讲话，武国华发表“就职演讲”。宁阳到玉都有三小时车程，所以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掐得紧紧巴巴的。

虽然心有怨愤，但面子得顾着，都是在官场混的人，该讲的礼数要讲，该走的过场要走，该说的场面话要说。何况还有苏副部长在场，更要表现出坦然淡定的神态和懂礼数、有涵养的姿态，让人看出你的沉着、稳健和强大。有事搁心里别写在脸上。黄新明不停地告诫自己。

午餐前，黄新明把武国华拐到隔壁厅房，嘿地一笑，说：“武书记，不，武市长，欢送茶话会只能等您在玉都上任后，再接您回来开了。大家都希望当面聆听您的教诲呢。”

武国华当然明白他所说的是套话，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摆手道：“那些形式的东西，搞与不搞无所谓。”接着武国华拍着他的肩膀，很哥们地

说：“等你的任命下达，如果你还瞧得上我这个曾经的‘班长’，我非常乐意来参加你们的茶话会。”

黄新明清楚，武国华口头上说不需要搞那些形式的东西，实际上他特在意这些迎来送往之类的礼仪。如果武国华不提任命之类的话，他的心里没有朝这个方面考虑，还好受一些。而武国华偏偏提出这个话题，好比用手撕开了心口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心疼了一下。他用眼睛盯着武国华，笑着反问道：“武市长觉得我能接任吗？”

武国华听出了话音，眼里流过一缕慌乱，口里喃喃道：“当然，当然。”

做事点到为止，“赶人不上百步”，“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下去等于是把武国华抵到门角，那就没意思了。黄新明正要寻求如何破解这份尴尬，武国华“唉——”地长叹一声，小声地说：“老黄，我一直从心底里认可你，觉得你能接任。”

哼！心里认可而嘴上不认可，背底里认可而当着考察组的面不认可，这样的认可有什么用呢？不说则好，一说黄新明心里就来气。他不客气地诘问道：“你的这种认可有什么意义吗？”

武国华面色微变，沉痛地说：“当着考察组，我的确没有举荐你接任。我是被逼无奈呀！不瞒你说，讲这句昧心话，一直到现在，我的良心再也没有安宁过。”

看武国华的神态语调的确有苦难言，虽然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但他敢于面对，勇于认错，不像有些干部阴翳你还在你面前讨好卖乖。武国华的这种襟怀和坦荡倒让黄新明很是钦佩，无话可说。

包房内既沉闷又尴尬，空气好像凝固一般。黄新明想张嘴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刚好市接待办主任推门而入，说苏副部长催两位领导迅速入席。两个人如释重负，赶紧走出包房。

菜上了满满一大桌，白酒、红酒已经开启，搁在玻璃转桌上。黄新明拿起酒瓶正欲倒酒，被苏副部长制止下来。黄新明说：“今日为武书记饯行，没有酒怎表敬意？”苏副部长说：“按理这个场合必须有酒凑兴，用酒壮行，但时间太紧，别喝得荤不荤素不素的难得尽兴。用茶代酒表达意思就行了。”

官大表准，苏副部长金口一开，大家纷纷应和。黄新明求之不得，搁下

酒瓶，坐上座位，轻松地端茶举杯当起“东家”。

用茶互敬虽然没有用酒互敬那般浓烈、那般豪迈、那般过瘾、那般能表达心意，但以茶代酒免了一种精神负担，无须提防什么。大家想吃则吃想喝则喝想敬则敬，想聊则聊，落了个一身轻松。

十二点，宴会完毕，大家簇拥着苏副部长和武国华上车。黄新明自己带队，安排了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各一名领导作为“娘家”人，陪送武国华到玉都赴任。

和稀稀落落欢送的人握手告别时，黄新明看到武国华眼圈潮红、泪欲下滴，落寞之中有些失落。他不敢继续瞧那副眼神，慌忙转过头，快快坐上车，心里不住地责怪自己小心眼。回想自己被提拔到宁阳赴任时，县长让人组织乡镇党政正职以及科局一把手几百人齐聚酒店，自觉排成两条长龙一样的队列站在出酒店的路边，夹道欢送的场面，热忱、热闹、热烈，蔚为壮观。自己像大首长一样一边挥手，一边慢走，走了一路，泪洒一路。那种场面组织得自然、妥帖、真实，根本看不出人为操纵之嫌。当时自己在省委组织部领导面前赚足了面子，在宁阳接任人员武国华一行人面前出尽了风头。然而今天在欢送武国华离开宁阳之时，场面如此冷清，人员如此稀落，气氛如此寂寥。设身处地站在武国华的立场考虑，要是自己调走时出现这种场景，自己会是什么心态呢？武国华可是在宁阳工作了将近四年，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宁阳，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辛劳。而在他临走之时竟是这般光景。其实昨天晚上，市委秘书长专门摸到自己办公室问过：要不要发动发动一下给武国华送别？当时自己想也没想地说：别搞那些形式的东西。秘书长欲言又止，扭头而去。现在想来，武国华也许暗示过秘书长，但被自己的报复心生生地扼杀。不论武国华是否暗示点拨过秘书长，秘书长提醒自己了，作为官场之人，这种起码的迎来送往礼节应该遵循吧。退一万说，干群关系没有融洽到那步田地，老百姓不能自发地欢送，给一个在这儿工作几年的人以应有的尊重，难道咱们自己也不会尊重一下自己吗？虽然是走走过场的形式，面子上的事，但却能反映本质的东西。主管干部的苏副部长看到这种场景脑子里会出现疑问：民主推荐那么高的票，怎么送别的却没几个人？这个干部是不是人缘关系有问题？玉都来接的市委书记、副书记和

组织部长看到这种场景，心里会感到失望：省委说给我们市派来了优秀能干的市长，而这个市长曾在宁阳主政几年，在离开之时，竟然没几个人欢送，乞丐都有几个护围的咧……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官场潜规则？即便含有某种沽名钓誉的成分，但是，却能为大家所接受进而遵循。他认识到自己犯了官场之大忌。知情者会笑话自己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为泄私怨破坏规则。不知情者会小瞧自己不懂礼数、不懂规矩，白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

小车飞速行进在宁阳至玉都的高速公路上。黄新明倚着车椅背，微闭双眼，希望能休息片刻，从那种深深的自谴自责中解脱出来。然而，大脑皮质上依附的全是这些元素，赶都赶不走。他索性睁开眼睛，拿出手机，分散注意力。他拨通贾林丰的手机，问道：“顺舒公司第五跳处理得怎么样了？”贾林丰在手机中回答道：“处理得比较顺利，正朝好的方向发展。”他嘱咐道：“一定要处理好，不能留下一点隐患。”贾林丰爽快地答应道：“好的！”

顺舒公司的事处理得顺利，让他的心稍感安稳。顺舒公司是宁阳第一纳税大户，近期为一些事情和政府闹得不太愉快。如果第五跳处理不好，也许要加快顺舒公司全部搬迁至省城的步伐，那代价可就大了。这种事迟不发生早不发生，偏偏发生在市委书记调走自己代理期间。倘若顺舒公司搬走，自己无疑会成为宁阳的罪人。他不敢想象那种后果，想起来觉得胆战心惊。

“嘟——嘟——”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把他从惊惧之中解脱出来，他打开收件箱，一看号码，是省委组织部干训处处长袁仁祥的。不用看，他也知道这位大学同学发过来的是幽默段子。屏显上写着：“市长有事，叫司机把奖金送回家，并叮嘱司机不要让家母知道。司机小心将钱放在内裤贴身口袋里，到了市长家，司机先悄悄问市长夫人：您婆婆在家吗？夫人答：串门去了。司机：那就好！边说边解裤带。夫人说：你要干吗？别乱来！司机：我给您钱。夫人：给钱也不行！我可不背着老公干这种事。司机：是市长让我来的。夫人稍加犹豫后边脱衣边说：挨千刀的，这事也安排给别人干……”

这则短信曾经有人给他发过，所调侃的对象是董事长，袁仁祥却把发生在董事长身上的事移植到“市长”头上，借此编排自己。黄新明苦笑一阵，